

紅樓夢謎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版

红楼



夢謎

不外如是齋李知其著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版

紅樓夢謎

上篇

著者：李知其

賜教處：

香港
中央郵局信箱
七〇七一號

（非賣品）

嘉興師範專科學校
圖書館藏

先生賜正

吳作者

李知其敬贈



一九八五年二月

序言

近七十年來，議論《紅樓夢》的專著和文章多得很，若要頁頁都看，恐怕我們的光陰會糟蹋不少。對許多年青人叫他們耐性讀完整本小說尚且不易，更無論什麼紅學評論了。那我爲什麼還要寫這一本《紅樓夢謎》呢？只因有一個自爲積極的意義，就是希望年青人讀完我這本書，明白到「新紅學」原來是一場鬧劇，從此不再輕信那些什麼曹霑又名曹雪芹，脂硯齋是曹雪芹的親友，以及林林種種的雪芹遺物遺作等等可厭的「鐵論」；把省下來的時間老老實實的去鑽研一些眞才實學的時代科技，好使後世的中國人變得聰明些，學會自行思辨問題那就好了。倘若讀者有緣花用幾天餘暇讀我這本「噴飯下酒」的閑話，卻得以節省好幾百倍的光陰，免掉苦啃那些「千部一腔，千人一面」的學閥「考據」，不是很化算嗎？當然，這還得各位讀者先費三幾分鐘隨意翻看幾頁，判斷我能不能自圓其說。人總是有偏蔽的，我如何敢狂妄的自以爲例外呢？

一個有意義的實驗是：隨意找一位只曾約略翻閱過一兩本「新紅學」議論的新人物，問他曹雪芹是誰？恐怕都會答曹雪芹即那個漢軍旗人曹霑。難怪人家慨歎，謊言說上一百遍便成爲眞理，確是世間的眞相。衆人說曹雪芹是曹寅的孫子，原不是他們讀《紅樓夢》的心得，只不過道聽途說了幾十年，倒也看成眞的了。不然的話，何以有人連把小說略看一遍也沒有功夫，卻一樣「知道」後四十回是高鶚續作的呢？可見衆人表達的話，未必都出自各人的見識，多半是學舌，重複

寫說旁人的報導而已，此所以肯思想的人每不耐煩聽宣傳和看廣告。若我們能撇開觀念上先入爲主的障礙，細心讀《紅樓夢》一遍，就不難覺察自叙傳的說法有很多疑問。一旦看得出跟風論學的流弊，說不定會省悟我們中國人向來所受的教育，究竟在那一方面有虧欠了。所以我不以爲我能看得出《紅樓夢》的真假寄意是可貴的領會，只認爲若能喚醒後世人追問「新紅學」的胡鬧根源所在，就不枉費我這個五十四歲的老頭兒，整整一年伏案用功所付出的心力了。

這本書所以寫成，事緣我在一九八一年秋自葛量洪教育學院提早退休，歸來寂居無事，擁書城以寄傲，酣午睡之易安，舒嘯賦詩而外，頗讀了一些閑書，便於一九八三年秋，在香港中文大學校外進修部開了一項短課程作爲遣興，課題是「紅樓夢索隱派議論之探研」；初期只準備了一些簡略講稿，事後整理時一再補充，不意竟寫了三十多萬字。若論猜謎呢，原也不必發表，自求受用就是了。無奈面對近年「新紅學」自傳派不改只此一家的氣燄，尋且變本加厲，謬證孳生；很憎惡這個不像樣的讀書風氣，心所謂危，也就不避冒犯權威，跟隨索隱諸君子走卞和與齊太史兄弟的窄路子，算是對一己的良知作出了交代。說錯了請讀者糾正。君不見？自古以來翻案的事例多着呢。萬一我的閑話得後世人認爲尚可聊備一格，不必掃除淨盡，便是我半輩子悔恨疏懶的心事，也可遮過去了。我們談舊小說的人慣讀詩詞，無謂冒充什麼新派學者；因填《臨江仙》詞一闕，以示並不厚今薄古：昨夜夢寒今欲雨，幽窗不減風情。沉吟猶記讀書聲；篇章方正意，何處舊門庭？一卷紅樓銷永晝，猜研議論紛爭。寂寥識見似雲輕；古今癡癡語，都任衆人評！

一九八四年（甲子）冬日廣東南海李知其客寓香港寫於不外如是齋

目錄

第一章

《紅樓夢》角色猜謎舉例

第一節	甄英蓮	第一至第九頁
第二節	薛蟠	一〇至一八
第三節	薛寶釵	一九至二七
第四節	秦可卿	二八至三五
第五節	鴛鴦	三六至四三
第六節	賈母	四四至五一
第七節	林黛玉	五二至六四
第八節	賈寶玉	六五至七六
第九節	王熙鳳	七七至八九
第十節	賈璉	九〇至九九
第十一節	巧姐兒	一〇〇至一〇九
第十二節	劉老老	一一〇至一二二
第十三節	賈赦	一二三至一三二
第十四節	賈政	一三三至一四二

第十五節	邢夫人王夫人	一四三至一五三
第十六節	元迎探惜四春	一五四至一六七
第十七節	襲人	一六八至一七七
第十八節	晴雯	一七八至一八八
第十九節	史湘雲	一八九至二〇〇
第二十節	妙玉	二〇一至二一二
第二十一節	薛寶琴	二一三至二二一
第二十二節	李紈賈蘭甄寶玉	二二二至二三〇
第二十三節	尤氏姊妹	二三一至二三八
第二十四節	賈珍	二三九至二四八

第一章 第一節 甄英蓮

《紅樓夢》開卷不久，即讓甄士隱的女兒甄英蓮上場。甄士隱這名字，據小說內文那句「故將真事隱去」，可以看得出是況明朝「真史」將要結束，原是相對於清史將要傳世而言的。賈雨村諧讀假語傳，他居住在姑蘇閶門外的葫蘆廟。從字形看：閶字有一古體寫作閶，拆開是門堂二字，是說胡奴的朝廷在故都門堂之外的鄰境。從字義講：王維《和賈舍人早朝大明宮之作》有「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之句，閶闔解作天門，亦是說清廷原在明宮外之意。據蔡元培所著的《石頭記索隱》（以後論述甚多，將簡稱《蔡著》）猜釋賈雨村是「假語存」；真事湮沒，假語得存，可信賈雨村指的就是「偽朝」的清史。現在我們的識見當然不會再把清朝的滿人見外，說什麼「真史」、「假史」。但《紅樓夢》作者受到了時代教育的局限，反映在他的文字寄意上，不免有大漢文化的優越感；又因身受異族的折辱，屈居人下，他那時的亡國心情，恐怕很難盡得現代標榜世界大同的人完全了解的，更不要說共鳴了。看來只有遇到民族尊嚴受到侮辱的時候，我們纔能如夢方醒，深切明白「血濃於水」的道理。《孟子》告子章句下，有一句所謂「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已說清楚了繁華的假象可以蒙蔽人類的靈性。

「戚序本」《石頭記》（以後簡稱「戚序本」）註釋英蓮為「應憐」。王夢阮和沈瓶庵在民國五年九月，為中華書局批註了《紅樓夢》「程甲本」，寫了一本《紅樓夢索隱》（以後簡稱《王

沈評》），兼附「程甲本」的文字，我在本書所用的引文，除非別有註明，都將錄自這個本子；他們指出甄英蓮影射陳圓圓。明末陳圓圓原是秦淮河畔的名妓，所以第一回「閨門」這一詞是有多重託意的，除了上文所說代表漢滿邦界之義，還有像時人杜世傑在他的《紅樓夢悲金悼玉實考》裏所釋「媚門」的意思。（杜世傑在臺灣執業律師，他尚有《紅樓夢原理》和《紅樓夢考釋》兩本著作。以後爲引述便利，統稱這三本書爲《杜著》。）吳偉業（梅村）的《圓圓曲》，說陳圓圓「家本姑蘇浣花里」，可見第一回說甄英蓮住在「姑蘇城」，也是有雙關意義的：一是諧音讀故都城；二是指源出江蘇的秦淮河畔的妓館，也是座落在故都城內的。

《杜著》說「英蓮，諧韻讀櫻蓮。櫻字作拈字解，以指取物曰拈。櫻蓮即採蓮也。」他還引《圓圓曲》一句文字：「前身合是採蓮人」，來幫助解明他索隱的依附，真是很有說服力。甄英蓮在第七回改名作「香菱」是有託意的。蓮即荷，菱即芰，兩者時常並稱的，像王安石就有一首絕句《晚樓閒坐》，其中一句是：「憑欄十里芰荷香」。英蓮改名作香菱，香菱諧音讀降伶。櫻蓮在先，降伶在後，就可以充分說明「前身」合是採蓮人了。菱字在字義上解作芰，芰諧讀妓，而且字形也似妓字，可知已暗示陳圓圓後來是投降的歌伶，亦即歌妓。事實陳圓圓這一個採蓮人，在野史中曾被說成是投降了李自成的歌妓。她的重歸吳三桂是稍後的事了。

「己卯本」和「庚辰本」將英蓮的名字寫作英菊，可見作者最初或半途有意採用眞應哭來作諧音名字，或亦因《圓圓曲》中有若干句子含有哭字意義之故。像「慟哭六軍皆縞素」、「哭罷君親再相見」、以及「此時只有淚沾衣」等。很容易了解的一個事實是：任何人要塑造一個角色來

影射陳圓圓，既要別人猜啞謎而又想給與一些憑藉，最好的暗示莫如從家喻戶曉的《圓圓曲》裏找資料。讀者若細心推敲，不難接受英蓮比英菊更易收暗示之效。曲中有「可憐使婦樓頭柳」，可憐就有應憐之意；又有「教曲妓師憐尚在」，不只暗示蓮的諧音字，同時也藏了一個妓字；加上「前身合是採蓮人」那句，比對着看，英蓮是不是確比英菊的涵義深刻一點呢？如能摘取多個異文例子，來判別藏謎技巧的高下，或竟不難窺知那一個本子是定稿本了，甚或可知有無中途反覆改訂的筆墨。

先成的稿本照理不會是最好的，後來的定本纔有可能是最愜作者心意的本子，這是在正常情況下所得的結論。但若考慮到後人在定稿上妄加意見，胡亂「訂正」，那就不能稱後出的本子爲最好的了。我個人讀《紅樓夢》，覺得附在《王沈評》的「程甲本」原文是藏謎較豐富的。其他如「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戚序本」等等，若論小說文字，雖各有出入，我相信都不是僞書，而是過錄自作者先後不同的稿本。只有「程乙本」因後人承認曾自行校訂，而校訂的標準又僅能着眼在文句表面的通順合理與否，應了古人所說「燕雀安知鴻鵠之志」，與及「夏蟲不可語于冰」，自不免損毀了若干謎語寄意，可說是最壞的本子。偏生它是近五十年來各地最風行的版本，倒也拿它沒辦法。順便一提，目前市面得見的幾個殘本，雖說是抄自可靠的祖本，但所有標榜「脂硯齋」寫的評語，恕李知其大膽說一句：全是無聊的評點，而且陸續加添了誑語，這點我在本書第三章第八節將會細說；暫時請年輕讀者千萬不要誤信那些富商業性的，志在聳人聽聞而冒充作者親友的「脂批」。年長的多各有成見，不勞我饒舌。

野史傳說陳圓圓被闖王軍將所擄，激怒了吳三桂。像《圓圓曲》就是說吳三桂「衝冠一怒爲紅顏」，因而借清兵入關追討李自成的。且勿論這是不是真實的故事，《紅樓夢》作者大有可能採納任何野史筆記的素材來寫小說。他不是寫歷史教科書，而是寫癡幻的夢謎小說。吳三桂後來雖從李自成或劉宗敏手中奪回了陳圓圓，了結那夫妻緣份的冤孽債；但明朝從此滅亡，甄家破落了，那個湖州人氏賈雨村卻從此得意起來。民初出版的《王沈評》在「湖州人氏」下批註：「湖州，猶言胡謔也。」稍前數年出版的「戚序本」是沒有這個批註的；但胡適在民國十六年所買得的「甲戌本」，竟也在卷一第十二前葉「湖州人氏」旁同樣批註「胡謔也」，是先後二者所見不謀而合，抑或其中一本抄錄其他一本的文字呢？那一個抄其他一個的呢？或同是抄自前人的評點呢？辨也無益。因爲把湖州釋作胡謔，也不外和假話、假語傳、假是非重復同一命意，不能深切說明什麼。而我以爲「湖州」諧讀胡州，實際另藏謎語，那是說胡人的地土。「湖州人氏」諧讀胡州人事，可信是況滿人的事，那就是清史。假語得傳，就是清史得傳世了。若不是明朝眞史湮沒在先，清史如何得傳呢？「甲戌本」卷二第二後葉第三行最末三個字是「湖州人」，但那個「湖」字，從字迹看，似是後來纔加上水旁的。這本子既不是什麼祖本，原不過是過錄本，倘若它眞的像「庚辰本」那樣，是過錄自古舊的祖本，何以又多添這三點水呢？可信其中有人生事。

甄英蓮失落不久，葫蘆廟便即起火。因崇禎帝死在三月十九日，所以小說先把葫蘆廟的起火說成在三月十五，表示滿清和明朝作戰在先，明朝若非爲了要應付滿清的威脅，牽掣兵力，或也不難堵截闖王的軍兵入京。《紅樓夢》作者是相信「造孽開端實在寧」的。「寧」諧讀清，是指盛

京的清廷。第一回已交代了一句「十九日乃黃道之期」，所以在「這日三月十五」之後，出現一句「於是接二連三，牽五挂四，將一條街燒得如火焰山一般。彼時雖有軍民來救，那火已成了勢了，如何救得下？直燒了一夜方息，也不知燒了多少人家。」要注意的是「牽五挂四」，表示三月十五日以後四天，便是三月十九日，李自成攻陷北京了。李自成若不攻入北京，不會擄得陳圓圓，陳圓圓若不被擄，不會激怒吳三桂，吳三桂若不盛怒，不會借清兵入關，清兵若得不到漢人內援，就不容易得天下。這都是接二連三，牽胡掛四的因果。「燒了一夜」，明早火息後，自然明朝的山河也變色了。推究禍始，都因葫蘆廟起火在先，然後燒着「南方人家」。

失落英蓮的家人名叫霍啓。《王沈評》說霍啓諧讀禍起；看來是紅顏禍水之諷。《王沈評》在第四回又批註，說薛蟠爲英蓮而打死的馮淵就是「冤孽相逢之意」，打死了當然可說是了結了，也就是了卻了一段人世的冤孽情緣。第二十九回賈母便引用過一句俗語：「不是冤家不聚頭」來形容賈寶玉和林黛玉的相鬧。這短短一句話不可少看，因爲書裏說，寶玉和黛玉「忽然得了這句話，好似參禪的一般，都低頭細細嚼這句話的滋味，都不覺潸然泣下。」可見這話必有深意，似是借來旁述吳三桂衝冠一怒爲紅顏的恨事。第四回所說的馮淵，不必實指一個人物，他只是代表作弄人間的孽債姻緣而已。吳三桂叛明後，受清廷封爲平西王，陳圓圓自然也成了王妃。第八十三回夏金桂和薛寶釵口角時，嘲諷已改名作秋菱的英蓮說：「天下有幾個都是貴妃命？」可說對陳圓圓的身分作了一個明點。

依我見解，《紅樓夢》可算得是一本前所未見的夢謎小說，到處隱藏了大、中、小的謎語不計

其數，讀者切勿輕輕放過那些看似閑閑的一筆。像第四回描寫甄英蓮的樣貌，用了一句「她眉心中，原有米粒大的一點胭脂痣。」對這麼一件無關重要的事，而作這樣細緻的描寫，況又出之於一個門子和新陞任應天府知府大人賈雨村的對話中，很難使人看了不感到有些蹊蹺的。這原是《紅樓夢》作者一貫的手法：用看似閑文的筆墨來暗藏謎語。這兒又是藉《圓圓曲》的一句話來暗示甄英蓮就是陳圓圓。那一句是：「啼粧滿面殘紅印。」印是印堂，看面相的人所說兩眉間的位置，「殘紅印」自然是脂脂痣了。「米粒大的一點」大概是說「粧」字旁那個小小的米字罷，我手上的《吳梅村詩集箋注》就是這樣寫，現代人亦有用簡單一點的「粧」字。所以這個謎應該不難猜，難在很少人會相信全本小說裏，每一個小情節都藏了許多謎語。第一回有兩句詩說：「都云作者癡，誰解其中味？」所以讀者看《紅樓夢》時，也不妨癡一點去猜臆。欣賞文學不同分析化學元素；尤其讀的是夢謎小說，畢竟行文運意，既如天馬行空，了無蹤跡可尋，想像力纔是最重要的修養，科學考據暫時派不上用場了。

第七回說周瑞家的到梨香院薛家來，「見王夫人的丫嬛金釧兒和一個纔留頭的小女孩兒，站在臺磯上頭。」周瑞家的即是說周瑞的妻，年輕的香港人可能不明白這個稱謂；梨香院是薛家初到賈府時居停的地方。照《王沈評》的解釋：薛寶釵除影射順治帝的皇后外，另又影射洪承疇，薛蟠則影射吳三桂。可見梨香院可以諧讀成吏降院。那一個留頭的小女孩，藉薛姨媽和周瑞家的兩人對話中，得知名字叫香菱，就是那個上京時買來的甄英蓮。爲什麼要用「留頭」這兩個字來形容她呢？須知這就是言在此而意在彼的筆法，因香菱是薛蟠的妾，既屬一家，自是「扶持遮飾，

皆有照應的。」所以可藉她來諷喻她的丈夫薛蟠所影射的吳三桂。吳三桂在與多爾袞借兵誓盟時，曾有薙髮的事實。清兵入關後惹起漢人極大的反感亦是強令薙髮這一件事，上海書店輯的《清朝野史大觀》卷三薙髮之令一條有說：清兵入關一年後，要所有投降的漢人薙去前額頂的頭髮，有所謂「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的檄令，若想身首不異地就只有薙髮。第七回的香菱既是一個留頭的小女孩，無疑是要說明陳圓圓的丈夫吳三桂，那時已是不敢留髮的投降者了。關於「留頭」一詞，第二十六回有幾句話也很清楚的作了暗示：「只見一個未留頭丫頭走進來，手裏拿着些花樣子並兩張紙，說道：這兩個花樣子，叫妳描出來呢。說着向小紅擲下，回轉身就跑了。小紅向外問道：到底是誰的？也等不的說完就跑，誰蒸下饅頭等妳？妳怕冷了不成？那小丫頭在窗外只說得一聲是綺大姐姐的。小紅便賭氣，把那樣子擲在一邊，向抽屜內找筆。找了半天，都是禿了的。」末句那個「禿」字，雖是千呼萬喚始出來，卻作了一個很強烈的暗示：「留頭」和「薙髮」兩個詞語確是有關連的。如若不然，描花樣這個情節有什麼必要寫出來？

從第七十九回過渡到第八十回的文字中，夏金桂要爲香菱另改名字叫作秋菱。書中但見夏金桂發了一篇大理論，說薛寶釵替香菱起的名字不通，應該依她改作秋菱纔是。短短幾行奇怪議論就跳出了「菱角」這一個詞兒三次，稍後隔幾行又再出現一次，四次出現菱角一詞不似沒有深意的。「角」字可以諧讀成朔，那麼，試把秋菱轉讀成周朔，就不難看出前後的消息了。先前的香菱諧讀作降伶，若把香菱的菱字也看作朔字，香菱也可以讀降朔或亡朔。由亡朔改作周朔，這個「周」字是有官史根據的：那原是吳三桂在雲南因反抗撤藩事件，倒叛滿清，在康熙十三年正月僭

建「周王元年」時所定的正朔。甄英蓮的一再改名，就是暗示吳三桂的一再叛逆。

第六十二回，衆人在大觀園採花草，香菱說她有夫妻蕙，又解釋說她的花兒「並頭結花的爲夫妻蕙。」夫妻蕙諸讀夫妻帝。第三十一回翠縷說：「怪道人都管着日頭叫太陽呢，算命的管着月亮叫太陰星，就是這個理了。」湘雲又告訴她：「雄爲陽，雌爲陰。」可見夫妻蕙有陽有陰，就是有明有暗，明暗又可指漢人和滿人。吳三桂既興立周國，香菱就告知寶玉她有夫妻帝了。第四十四回曾出現過「並頭秋蕙」一語，已伏下暗示，說吳三桂所建立的周朝要向清廷謀反，分庭抗禮，作一個天有二日，民有二主的並頭周帝了。第六十二回香菱說過她有夫妻蕙之後不久，便「可惜弄壞了她的新裙子。」新裙子諸讀新郡子。因吳三桂叛亂，康熙帝便於十三年四月十三日把他的兒子吳應熊和孫子吳世霖絞殺了。他二人既是吳三桂的子孫，而吳三桂曾受清廷封爲平西郡王，所以身爲郡王子孫的吳應熊和吳世霖受害事，就可以附會看成是「新裙子」被弄壞了。寶玉有「並蒂菱」，諸讀拊體陵，就是說康熙帝其後把吳三桂的屍體拊出周帝陵墓而加以折骸了。

後來襲人給香菱換了一條她自己的裙子，這就暗示吳三桂子孫被殺的代價，乃是換取龍衣人穿的一件龍袍。香菱換裙子時，「叫寶玉背過臉去」。在大觀國到處都有樓閣、假山、樹木，不同而今的大操場或是足球場，那兒會找不到隱蔽的地方，而要寶玉背過臉去？這個敘述真是可疑。看來似是用以象徵吳三桂要在清帝背後作反，改朝易服的意思。「新紅學家」每每喜歡把君國寄意拉扯到風月的想法上去，說什麼寶玉和香菱也有曖昧之情，那原是見仁見智的問題，我們也沒的好說。只是心裏不明白：他們的奇談怪論何以能夠隨意加上「新的」、「科學」、和「考據」

等等動聽的字眼呢？而又不相信文學有諷喻的可能呢？

吳三桂本身是在康熙十七年八月十七日病死的，得年六十有七。但他建立的周朝其後無功而敗，所以第一百二十回說英蓮死於「產難完劫」，就算交代了周朝難產而被清廷滅亡的史事了。時人俞平伯在他的《紅樓夢辨》上卷第二十頁及中卷一四一頁，以及其後改編成的《紅樓夢研究》第十一頁和一六四頁，都同樣的說：「香菱應死於夏金桂之手」，又說「香菱是應被夏金桂磨折死的」。依他看，似乎寫小說有一個不可更易的模式，「應」這樣寫，又「應」那樣寫。但《紅樓夢》作者不是聽命於「新」派讀者們來寫小說的，誰也沒有「權威」可以判定一個作者怎樣構思自己的小說，何況《紅樓夢》原是一本有高度創作性的古今奇書呢？依我看，高鶚所襄助程偉元釐定的「程甲本」，是老老實實的將《紅樓夢》一百二十回定稿原本印出來做生意的，說他偽續後四十回真是千古奇冤。高鶚在「程甲本」出版後幾個月便另印「程乙本」，作了一些絕不必要的文義修改，那纔是他的糊塗罪過，但可惜胡適等人卻又讚賞修改後勝於原本。這樣貶其可褒而又褒其可貶，不知是不是要體現言論自由的意思呢？還是打量古往今來的文人都是可欺的呢？不論如何，一早便下「鐵論」不許人「猜笨謎」是不得後世人心的。

甄英蓮在第一回便以幼小女嬰的角色出場，第一百二十回又以她的死亡來照應故事的結束。可見作者除了用「情僧記」的結構寫順治帝的軼史外，同時也以吳三桂引清兵入關的情節開講《紅樓夢》，而以漢人起義敗亡來嗟嘆完場的。